

农村小剧本

大兴安岭人

汪浙成



农村读物出版社

1234

太平山人



太平山人

太平山人

大兴安岭人

(独幕话剧)

汪浙成作

剧本月刊社编选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大兴安岭人 (独幕话剧)

汪浙成

剧本月刊社编选 (北京王府大街 64 号)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13 号)

人民美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frac{3}{8}$ · 字数 21,000

1963年11月第1版 · 196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印数00,001—50,000

统一书号: T10168 · 20

定价: (四) 一角

內 容 說 明

大兴安岭林区某医务所的青年女大夫江爱民，原来是北京医学院的大学生。毕业后，她带着年轻人对大森林的幻想，要求分配到这里来参加祖国的边疆建设。但她刚来不久，就因环境艰苦而不安心工作，想离开林区回大城市去。为此，她就跟她的未婚夫康毅以及医务所主任康嫫（康毅的母亲）之间，产生了矛盾。后来通过给一个鄂伦春女人接生前后所发生的事，江爱民思想受了很大的震动和教育。原来，江爱民的父母，过去是大兴安岭一带的老游击队员。江爱民出生不久，就托给一个伐木工人的家里抚养，为了保护她的安全，这个伐木工人和他的亲生女儿都牺牲了。在二十几年以后的这一天，江爱民的母亲路过林区来看她时，从康嫫保存的一件皮袄，认出了康嫫就是救过她们母女的那家伐木工的女主人。江爱民被康嫫这个革命母亲平凡而伟大的精神所感动，思想得到了转变，下决心要在大兴安岭坚持下去，做一个真正的大兴安岭人。

剧本告訴人們，年青一代應該走老一輩人走過的不怕一切艱難風險的革命道路，不僅要繼承革命成果，更要繼承革命精神。老一輩人也不能光想讓青年一代生活得幸福，更要從思想上嚴格要求他們。

人物：康 嬭 江爱民 康 毅 田 靜

在大兴安岭，虽然是一个严寒酷冷的冬天，可是一个火热滚烫的“黄金季节”，已经开始走进了每一户人家，每一个伐木者心里。在那些日子里，伐木者的生产热情和气温相差得越发悬殊了，人们可以整天听见来自大森林胸腹深处的丁丁斧声，洪钟般的喊山号子，和轟隆隆滚过头顶的伐木者摔倒大树的迴响；可以看见雪花般飞进旋卷的锯末，冰道上疾飞而过的爬犁；甚至在深夜，当月亮盖上了乌云的厚棉被，星星也躲藏起来睡觉，一切都被严寒冻结、凝固的时候，貯木场上还传来集材拖拉机奋发的歌唱。冬日的大兴安岭哟，零下五十度的严寒，是大森林最美的季节，是大兴安岭人向党，向社会主义祖国献礼的最好时刻！

〔康嬭腰间挂一出诊包，披一身雪花，推开林场医务所的門走进来。医务所是一间用落叶松原条木壘成的小木屋。〕

康 嬭：（扑打着身上的雪花，神采奕奕地）好大的暴风雪！

〔屋外，大森林在喧闹。隐雷般的松涛声不安地在远方滚动。起先，附近林子里还能听到白桦林兴奋的呼号，蒙古柞和朝鲜柳激动的聒噪，〕

不一会儿，都被这一片深沉有力、有如潮水漫过来的松涛声淹没了。

〔在这段时间里，康嬸点亮了灯，我們看清了她：这是个五十来岁的妇女，硬朗、慈祥。装束完全不像医务所的負責干部，倒像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以遇见的农村大娘。她慢慢地解下出診包，脱下很旧的毡靴和老羊皮袄——这皮袄背上画有一个刺目的大红圆圈，——搥了搥爐子，添上几根木棒子。这间低矮的小木屋，仿佛一下子变得暖和、明亮了起来。

康 嬸：（拿起爐上热着的飯盒，打开一看，吃食沒有动过，向內室）爱民！（沒人应声。走至桌边抓起电话筒）要先鋒工段。喂，先鋒段嗎？我是医务所。小江大夫还在你們那儿嗎？什么，听不清？（風声。提高声音）我說江爱民江大夫，你大声点說……沒去？那康毅呢？（又是風声）我說康段长在不在？（电话突然中断）喂，喂！（朝話筒吹了吹，里面悄无声息，无奈放下話筒）这人去哪儿了？（回到爐边，从爐上热着的小鍋里，舀了碗苞米楂子，扒了两口立即放下，披衣欲出）

〔門突然大开，冲进一股暴風雪来，把灯火吹得乱摇晃。康毅走上。这是个魁梧结实的小伙子，典型的伐木者，渾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春的火和热。

康 毅：媽！

康 嬸：康毅！爱民呢？

康 毅：她不在家？

康 嬭：你們不是一塊兒下來的？

康 毅：還一塊兒下來，我來請她一塊兒上去！

康 嬭：她下午沒上你們段巡迴醫療？

康 毅：巡迴醫療，巡迴醫療，工人們都打山上下來了，等了她老半天，白耽擱咱們生產！

康 嬭：可後晌我上東風段時，她說是要去你們那兒的。

康 毅：（想了一會兒，突然起身朝外走）

康 嬭：你哪兒去？

康 毅：找她去。

康 嬭：什麼事急得這樣？

康 毅：白大嬭要生了……萬一出了一問題，咱們怎麼跟白大叔交代？

康 嬭：白斯古朗媳婦有動靜了？

康 毅：說是腰酸。白大叔臨走時告訴我，就是這兩天了。

康 嬭：白斯古朗已經走了？

康 毅：昨兒一大早走的。

康 嬭：你早說不就完了？我去一趟。（脫下皮袄，收拾接生用具）

康 毅：也好。（看見母親脫下的濕漉漉的毡靴和沒吃幾口的飯碗）媽，你剛回來，還沒吃飯。我等你，你緊扒兩口。

康 嬭：讓病人在那邊等着，我在這裡慢慢嚼着，

这口飯能咽得下去？还是回来舒舒坦坦地吃吧。（穿毡靴，突然想起）哎，你要的鹿皮手套，我已經縫好了。（从抽屜里取出）这到底是給誰的？干嘛非赶着今天要？

康 毅：（接过手套，珍爱地察看了一遍，有些不好意思地）是給爱民的，今天是她生日。媽，縫这手套，花了不少工夫吧？

康 嬭：老了，眼睛不頂事啦。前些日子一直沒得空儿，昨儿晚上紧赶慢赶縫了一夜。（突然想起）咦！爱民也是今天生的？

康 毅：怎么啦？

康 嬭：嗨，也不知咋搞的，今几个一起暴风雪，我这一路上心里就犯嘀咕，老惦着二十多年前接生的那个閨女。爱民这孩子，打头一次見就覺着面熟，今儿听你說她也生在今天，心思就拐到这上头来了。……

康 毅：媽，你別瞎想了。爱民說，她媽这两天要从北京来林区，上牙克石开会去。（替母亲拿起出診包）

康 嬭：啊！（拿过出診包）我不用你送，你还是等等爱民吧。一会儿她要回来了，你們就快进沟来；要沒回来，你就找找她去。老白媳妇心臟弱，血压高，年岁又大了点儿，我怕到时候一个人对付不过来。（取过老羊皮袄）我說毅子，

你近来咋啦？一說起爱民，話就往气头上走。

康 毅：媽！（停頓）反正一会半会也說不清。

（沉思地）我近来只是覺得……她有点儿不安
心。媽，你不是說过嗎？她得先是咱們大兴
安岭的人，然后才能是咱們家的人。

康 嬭：（严肃地）可要让她爱上咱們这地方，你做
过工作沒有？使过劲儿沒有？

康 毅：这还用別人使勁嗎？你瞧那山上的青
松，只要它根扎在大兴安岭的土地里，不用別
人使勁，它自个儿就一个勁往上长。

康 嬭：可有的小树苗，根沒扎稳，也得要人扶一
把啊。你在森林里长这么大了，这点道理还
不明白？毅子，凡事你还得先多挑揀挑揀自
己！（穿皮袄）

康 毅：（夺过母亲的皮袄）跟你說过多少遍，都快
掉成光板子了，也不肯換件穿。咱們又不是买
不起。今几个风大，不行！

康 嬭：（笑着）想要啥就买啥，这可不是咱們山
里人过日子的架势。再說这皮袄，不是一般
的衣服，风雪天穿着才暖心呢。快給我！

康 毅：总是这么說。那好吧，让我也穿穿游击
队员的衣服，暖暖心吧。（把画有大紅圓圈的皮
袄和鹿皮手套往桌上一放，拿起自己的皮袄，硬給
母亲披上）

康 嫻：（无可奈何）这孩子！（背起出診包，欲下）

〔突然，門口响起一声尖叫：“哎哟！”有人在雪地滑倒。

康 毅：爱民！（急跑出）

〔声音：“这鬼天气。”

〔康毅扶江爱民上。她頭髮散乱，渾身是雪，像个面粉口袋似的，搭扶在康毅肩上。

康 嫻：爱民！（放下出診包，替她解圍巾，脫大衣，扑打身上的雪）你这是怎么啦？

江爱民：（有气无力地）掉进雪坑里了。

〔二人扶江爱民到爐边坐下。

康 嫻：快脫下毡疙瘩烤烤。

江爱民：（呵呵冻僵的手，費力地拔下毡靴）

康 毅：（把掉进雪坑看作极平常的事）那你沒去巡迴医疗？

江爱民：（略提高声音）我掉进雪坑里去了。

康 毅：为了这……

康 嫻：（忙止住康毅，把他挤在身后，拾起江爱民的毡靴放好，关怀地）沒摔着吧？

江爱民：（指指臉頰）这儿疼。

〔康嫻看了看她的臉，取药替她敷上。

江爱民：（挽起衣袖）还有这儿。

〔康嫻又替她上药。

江爱民：（揉揉膝盖）

康 嫻：这儿也疼？（再替她上药）还有嗎？

江爱民：（叹了口气）大概沒有了。

康 毅：（在一旁又忍不住了）工人等了你一下午！上回你去咱們段，工人們舍不得半截把活撂下，沒按时来，你有意見。今儿个，大伙早就等上你啦，可你又偏偏沒去。

江爱民：（再一次說明）那是我掉进雪坑里了呀。

康 毅：掉进雪坑有什么大不了的？（一急）嘿，你呀！

康 嬭：（制止）毅子！（对江爱民，疼爱地）沒吃晚飯，餓了吧？

江爱民：（看了一眼康嬭的碗，見又是苞米楂子，摇摇头）不想吃，不餓。

康 嬭：（拿起爐上的飯盒，揭开盖子，递给江爱民）我給你蒸了点大米飯，就着酱瓜，快吃吧。

〔江爱民惊异地看了康嬭一眼，康嬭正对她慈爱地笑着，这才接过飯盒吃了两口，見康毅气鼓鼓地一直沉默不語，便放下飯盒，不吃了。〕

康 嬭：怎么了？吃啊。

江爱民：……

康 毅：（了解她的心情）爱民，你多半又在怪我，冷冰冰，硬梆梆的……（心情复杂地）可你叫我說什么好？掉进雪坑，在大兴安岭是难免的，你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江爱民：（欲語又止，扭头不理他）

康 嬌：別這樣，愛民子，毅子的脾氣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說過他多少回了，你別跟他愜氣。快吃飯吧，吃完了還有事兒等着咱們呢。

江愛民：（這才發現康嬌是一身外出的打扮）要出診？

康 嬌：（點點頭，又把飯盒遞到她手里）快吃吧。

江愛民：（接過）去哪裡？

康 嬌：先鋒段。

江愛民：（攔下飯盒，瞪大了眼睛）還要去先鋒段？

康 嬌：這回咱們一塊兒去。

江愛民：有急病號？

康 嬌：急病號倒沒有，是白斯古朗媳婦有動靜，腰酸啦。

江愛民：白斯古朗媳婦？（想了想）是那個鄂倫春人？那不用去，她還不到時候，今晚肯定沒問題。

康 嬌：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要在今晚出點問題，怎麼對得起老白？

江愛民：可上次檢查的結果你也知道，今晚她是不会生的。

康 嬌：就算不生，剛才康毅說有新情況，也該瞧瞧去呀。只要孩子平平安安生下來，咱們多跑一趟兩趟，受點累，吃點苦，這算得了什麼？

江愛民：康嬌，不是我怕受累吃苦，我覺得這沒必要。

康 嬭：（一惊）沒必要？（很快又平靜下来）爱民子，鄂倫春人添个孩子可不是件小事啊。特别是白斯古朗，快五十的人，多想有个孩子啊。他头一个儿子，是伪滿时叫鬼子的狼狗活活咬死的。鬼子恨他給游击队送肉干，运皮子，又报信，又帶路，沒把他逮住，拿孩子下了毒手；他媳妇一气一伤心，肚里的一个也小产了。現在，他們老俩口就指望这回了。

康 毅：（忍不住插入）可尽管这样，老白一听说局里要提前开采摩天岭那片山場，增加木材产量，說什麼他也要帶路进老林子走一趟。（对江爱民）你說說，那有必要沒必要？

江爱民：（不理他）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非得今晚去白跑一趟。

康 嬭：怎么会是白跑？白斯古朗在这节骨眼上把媳妇交給医务所，那是信任咱們哪。打林場新建医务所，毛主席派来你这么个大学毕业的大夫，大伙心里誰不乐啊；你来，他們誰不夸啊？他們說，有咱們医务室在，他們就病不倒，蹣不伤，冻不着，生产更沒顾虑、劲头更足了。爱民，咱們可不能辜負大伙的一片心。咱們工作的好坏，可关系着党的威信啊！

江爱民：这我知道。

康 嬭：那你就快吃飯吧，吃了好走，啊？

江爱民：（沉思不語）

康 嬌：（拿起出診包）那就走吧，老白媳婦還等着呢。

江爱民：（突然起身，奪下康嬌手中的出診包）康嬌！你也別去了。情況根本沒那麼嚴重。產婦腰酸不一定是陣痛，要真是陣痛，打電話叫咱們也還來得及。

康 毅：（發急）那怎麼行？（拿過出診包）媽，她不去算了，咱們走吧。（一把挾起母親朝門口走）

江爱民：康嬌！

康 毅：（在門口）媽！

江爱民：你別听毅子瞎吵吵。（對康毅）婦女分娩的事你不懂。

康 毅：可你不懂大興安嶺人的這顆心！媽，走吧！

江爱民：康嬌跑了一下午山路，够累够辛苦的，你也不讓她歇息，（對康嬌）現在天也晚了，路上雪坑又多，明天我早早兒的去看一趟，行吧，啊？

康 嬌：（從二人的爭執中脫身出來，對江爱民，耐心地）愛民子，咱們這點累和苦，跟那些老同志老伐木工，就沒法比啦。你記得歌里唱的吧：火烤胸前暖，風吹脊背寒；肩上有沉重的担子，背後有敵人的鞭子……可他們還是堅決跟黨

鬧革命，咬牙跟反动派拚，历尽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今天，苦日子早熬出了头，可他們还是长年累月呆在深山老林，臥冰踏雪，披星戴月，給国家建設增产木材。远的不說，你就看看白斯古朗，盼孩子盼了多少年，可一听说要人带路，抬腿就上了摩天岭。爱民子，咱們得好好跟他們学才对啊。

康 毅：媽，走吧！

康 嬭：你头一回在咱們这儿过冬，这才是头場暴风雪，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凡事起头难，多鍛炼两回，也就慣了。

江爱民：可是，为什么今儿晚上一定要去呢？

康 嬭：跟你怎么說呢，爱民，你是吃蜜糖长大的，沒遭过咱們从前那份罪啊！早先，有哪个大夫肯到这深山老林里来？想都甭想！那年月，身子得了病，不敢吭声，怕叫把头开除了；伤口好了坏了，只有自个儿知道。結果成了残廢，送了命的，啥都有啊！（感叹地）那时候，你来牙克石瞧瞧，缺腿少胳膊的，在路边趴着討飯的，都是咱們的伐木工。今天，好容易盼来了个你，你說大伙心里对你的期望，該有多高啊！……

江爱民：这，你跟我讲过三、四遍了。

康 嬭：（严肃地注視她）就怕你一遍也沒听进去。